

大卫·考波菲尔

[英] 狄更斯◎著 李彭恩◎译

世界文学文库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009



DAVID
COPPERFIELD



WORLD
LIBRARY OF LITERATURE

David Copperfield

[英]狄更斯 著 李彭恩 译

大卫·考波菲尔 下



世界文学文库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考波菲尔 / (英)狄更斯著;李彭恩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8(2007.6重印)

ISBN 978-7-5402-1332-9

I. 大… II. ①狄… ②李…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67168号

大卫·考波菲尔

作者 [英]狄更斯

译者 李彭恩

责任编辑 牛胜福 汤雁秋

装帧设计 贾嘉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100号 邮编 100006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960 1/32

印张 23.5

字数 800千字

版次印次 2007年6月第3版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第二十九章 二进斯蒂尔福思府第

David Copperfield



早晨,我对斯潘娄先生说我要请短假;由于我尚未支取薪俸,不会惹得那位不可通融的乔金斯先生讨厌,所以请假的事是不成问题的。我借此机会向斯潘娄先生表达了我对斯潘娄小姐的问候,说这番话时,我的声音哽噎,眼睛模糊了。斯潘娄先生说,承蒙问候,感激不尽,他女儿玉体安泰,但说的时候,感情冷漠,仿佛提到的是一介村夫,并非是他的女儿。

我们这些学徒,因为是代诉人那个高贵阶级的幼苗,享受许多优待,因而我无时不可为自己做主。然而,那天我并不想在一点或两点钟前到达海格特,况且当天上午法庭里又有一起小小的逐出教会案,所以我便跟着斯潘娄先生很开心地出庭听审,借此度过一两个钟头。那是一起普提钦为拯救布拉克灵魂提起的诉讼案,起于两名教区委员的斗殴。据说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推倒在水泵上;水泵的手柄插进一所学校的校舍里;校舍建在教堂屋顶的山墙那一面,因而这一推就构成违反教会法的案子了。这个案子很可笑;我坐在驰往海格特的驿车顶座上,还想着民法博士协会,想着斯潘娄先生说过的话:民法博士协会碰不得,碰一碰国家就要塌台。

斯蒂尔福思老太太见了我非常高兴,罗莎·达特尔也很高兴。我又惊又喜地发现,利蒂默不在那儿,侍候我们的是一个腼腆、帽子上打着一个蓝色花结的小丫头,她的目光即使你偶尔碰上,也比那个体面的男人的目光多几分愉快,少几分惶恐。但是,我来到这一家不到半个时辰就注意到,达特尔小姐无时不在细心观察我,密切注视我;她好像鬼鬼祟祟老把我的脸和斯蒂尔福思的脸相比,把斯蒂尔福思的脸和我的相比,窥伺这二者中间有什么东西出现。只要我往她那儿一瞧,保准看见她那急切的脸上那对目光锐利的眼睛盯在我身上;或者迅即从我身上转到斯蒂尔福思身上;或者一下子把我们两个同时摄入她的眼里。在她向山猫似的窥视我的时候,如果她发现了我在注意她的眼神,她不但不知退缩,反而以更为专注的表情把她那犀利的目光盯着我看个不停。尽管我没有过错,并深知在她所能怀疑的任何方面都没有过错,但我依然畏惧她那对贼溜溜的眼睛,难以忍受她眼中如饥似渴的光芒。

那一整天,她似乎弥漫于整个宅第里。假如我同斯蒂尔福思在屋子里谈话,我就听见她的衣服在屋外走廊上窸窣作响。假如我们两人在宅后草地上玩我们旧时的游戏,我就看见她的脸,像磷光鬼火一样飘来飘去,从这

个窗子飘到那个窗子，终于停在一个窗子里，监视我们。当我们四个人下午一起出外散步时，她就用瘦削的手像钳子一样把我夹住，把我留在后面，待斯蒂尔福思和他母亲走出听觉所及的范围之外，她才跟我说话。

“你可好久没上这儿来啦，”她说。“难道你的工作真正那么吸引人，那么有趣，竟把你的注意力全都吸引住了吗？我问你这个话，是因为凡是不明白的事，我总想听人指教，弄个明白。真的是那么吸引人么，呃？”

我回答她说，我确实很喜欢那份工作，但并不能说就喜欢到了她所说的那种程度。

“哦！这下我可算明白了，我很高兴，因为我错了的时候，总喜欢有人纠正我，”达特尔小姐说。“也许，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工作多少有点枯燥无味，是不是？”

“喔，”我回答说，“也许是有点枯燥无味吧。”

“哦！那也就是你想要轻轻松松，调剂一下——比方说，找点什么够刺激的事干一干的原因啦，你说是不是？”她说。“哦！说得太对啦！可是，你不觉得这有点儿——呃？——我是说他；不是说你。”

她的眼睛朝斯蒂尔福思搀扶着他母亲散步的地方迅速瞥了一下，让我看明了她说的是谁；但是除了这一层意思，其余的我依然摸不着头脑。毫无疑问，我脸上显出了困惑不解的神色。

“难道那不是——我可没说那是，你要注意，我只想知道一下——难道那不是他有点迷了心窍吗？难道说，他不是比平素更有亏孝道，在省视他那位盲目溺爱的——呃？”

她说到这儿，又很快地朝斯蒂尔福思母子瞥了一眼，同时也朝我瞥了一眼。她那一瞥，好像把我内心深处的思想都看透了。

“达特尔小姐，”我对她说，“请你不要以为——”

“我没有以为呀！”她说道。“哎呀呀！你可不要以为我在想什么！我并不多疑。我不过提个问题罢了。我并不是表示任何意见。我只是根据你的话形成我的意见。据你刚才说的，不是那么一回事喽？好啦，我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高兴极啦。”

“当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不知所措地说，“即使斯蒂尔福思比往常离开家的时间更久，那也不是因为我的缘故——如果他确实离家很久的话；这事若不是你现在说起，我实在并不知道。我有很长时间没见他的面了，直到昨天晚上才见到他。”

“没见过他的面？”

“一点不错，达特尔小姐，没见过他的面！”

她目不转睛望着我，这时我见她的面容更加瘦削，脸色更加苍白，那条旧疤痕伸得更长，穿过变了形的上唇，深深刺入下唇，然后从脸上斜岔

下去。她这副尊容，还有眼睛里射出的凶光，使我觉得实在可怕。这时，她仍目不转睛望着我说——

“他在做什么？”

因为我当时非常吃惊，就把她这句话重复了一遍，与其说是对她说的，倒不如说是对我自己说的。

“他在做什么？”她说，她那着急的劲头儿，好像一把火，足可以把她烧焦。“那个家伙究竟帮着他干什么？那家伙看我的时候，贼溜溜的两只眼，满眼是虚伪和诡诈。如果你讲义气，我就不勉强你出卖朋友。我只想请你告诉我，现在教他牵肠挂肚的究竟是什么？是仇吗？是恨吗？是虚荣？是不安分？是妄想，或是爱情？究竟是什么？”

“达特尔小姐，”我回答她说，“我不知怎样对你讲才能使你相信。我不知道斯蒂尔福思跟我第一次来这里时有什么不同。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我深信没有什么不同。我甚至不太明白你这话的意思。”

她仍旧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望着我，这时候，她那条狠毒凶残的伤疤抽搐了一下，或者说颤动了一下，这使我不能不联想到那痛苦之感。这一抽搐，使她的嘴一撇，两个嘴角向外一抻，好像表示鄙夷，或者说是对她所鄙夷的对象表示怜悯。她急忙把手放到那条伤疤上——那只手是那样瘦削、娇嫩，我从前看她在炉前举起来遮脸时，心里就曾想过，那是细瓷做的——同时用一种又快、又凶、感情激烈的口气说，“刚才的话，你要发誓绝对保密！”说完，就一声不响了。

斯蒂尔福思老太太跟她儿子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快活，而这一回，斯蒂尔福思对母亲格外小心侍奉，格外孝敬。我看到她们母子俩凑在一起，觉得很有意思，这不仅因为他们互相关切、疼爱，还因为他们性格酷肖。他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性格，因为性别和年龄的关系，在她身上化作一种优雅的庄严之态。我不止一次想到，幸而他们母子间没有严重失和的原因；否则，两个性格相同的人——我应当说，同一性格的两种浓淡不同的色调——比之于一切性格截然相反的人，更难以和解。这种看法，我不得不承认，并非出自我自己的观察，而是达特尔小姐一席话启发了我。

晚饭时她说——

“哦，不管哪一位，请告诉我，因为我想了一天，而且我也想知道。”

“你想知道什么呀，罗莎？”斯蒂尔福思老太太说道。“我求你，罗莎，请不要这样神秘兮兮的好么。”

“神秘兮兮的！”她喊道。“哦！真的？你认为我是神秘兮兮的？”

“我不是一直都在恳求你，”斯蒂尔福思老太太说，“说话要明明白白，自自然然吗？”

“哦！照你这么说来，我这是不自自然然啦？”她接过话碴说。“这回

你可真得原谅我了，因为我发问是请求指教。咱们永远不能了解咱们自己。”

“这都变成第二天性了，”斯蒂尔福思老太太不高兴地说：“不过，我记得——我想，你也应该记得——你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罗莎；那时候，你说话不这样吞吞吐吐，比现在信任他人。”

“你说得一点不错，”她回答说；“坏习惯就是这样在人身上养成的！真的吗？不这样吞吞吐吐，比现在信任他人？真不知道，我是怎样不知不觉改变的呢？噢，这可真怪！那我可得学着找回我从前的那个我来啦。”

“我倒希望你这样做。”斯蒂尔福思老太太微笑着说。

“哦！你知道，我是真心要这样做了！”她回答。“我要学习坦诚，要跟着——让我想想看——要跟着詹姆斯学。”

“你肯向他学习坦诚，罗莎，”斯蒂尔福思老太太马上接着说——因为罗莎·达特尔每说一句话，即使是用最漫不经心的态度说出来的，就像刚才这句话一样，也总带点讽刺味道——“那是再好没有啦。”

“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她异乎寻常热烈地说。“如果我能对任何事情深信不疑的话，当然啦，你知道，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在我看来，斯蒂尔福思老太太好像为刚才的不耐烦感到后悔；因为她马上就换了一种和蔼的语气说——

“好啦，亲爱的罗莎，你到底想要知道些什么，你还没告诉我们呢。”

“你问我要知道些什么吗？”她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回答说。“哦！那只不过是，天生性格相似的人是不是——这样是恰当吗？”

“没有什么不恰当的。”斯蒂尔福思说。

“谢谢你啦：——天生性格相似的人，万一他们之间产生了任何严重分歧，比起那种生来性情不同的人来，是不是愤恨更大，裂痕更深哪？”

“如果要我说，那就得说是。”斯蒂尔福思说道。

“你会这样说？”她回答说。“哎呀！那么假定，举例说——任何未必有的事都可以假定——你和你母亲之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争论。”

“我亲爱的罗莎，”斯蒂尔福思老太太和蔼地笑着插嘴说，“提一个别的假定吧！谢天谢地，我和詹姆斯都知道互相应该尽什么职责。”

“哦！”达特尔小姐沉思地点着头说道。“那是当然。那样就可以避免分歧吗？呃，当然可以。确实一点不错。我很高兴，我刚才竟糊涂到提出这样的问题，可是经你指点，我明白了你们互相各尽职责就可以避免分歧，这太好了！非常感谢你。”

还有一件与达特尔小姐有关的小事，我不能略而不提。因为后来，当无法挽回的过去的一切都清晰地呈现于眼前时，我有理由想起这件事来。在那一整天，特别是从这个阶段以后，斯蒂尔福思使出他浑身解数，也就

是拿出他得心应手的本领,想使这个怪僻的人成为一个愉快而令人满意的伙伴。他会如愿以偿的,这并不值得我惊奇。对他那令人愉快的手段——我当时认为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天性——所产生之诱人魅力她会拼命抗拒的,这也没使我感到惊奇;因为我知道,她有时候妒火如炽,心态反常。我看到她的面目和态度慢慢改变了;我看到她注意他时,敬佩的目光愈益深沉;我看到她对他那诱人魅力的抗拒,越来越软弱无力,然而始终怒气不息,好像责备自己的不争气似的;到后来,我见她那锋利的目光变得柔和,脸上也露出和蔼的笑容,我也不再像一整天那样惧怕她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围炉而坐,说说笑笑,像孩子一般无拘无束了。

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坐得太久了呢,还是因为斯蒂尔福思决意不失去他已经得到的优势呢,我说不清;不过,她走后,我们在餐厅里又待了不足五分钟。“她在弹竖琴呢,”斯蒂尔福思在餐厅门口轻轻说道,“这三年来,我相信,除了我母亲,谁也没听她弹过。”说的时候,脸上露出一种异样的微笑,那笑容随之倏忽消失了,于是我们走进那房间,只见她独自在那儿。

“不要起来!”斯蒂尔福思说(她已经起来了);“我亲爱的罗莎,请不要起来!发一发慈悲,给我们唱一支爱尔兰歌曲吧!”

“你喜欢听爱尔兰歌曲吗?”

“非常喜欢!”斯蒂尔福思说道。“我喜欢它,胜过任何别的歌曲。这位雏菊,也喜欢音乐喜欢得要命。给我们唱一支爱尔兰歌曲吧,罗莎!让我像从前那样坐着听一听。”

他没有碰她,也没有碰她坐的那把椅子,只在竖琴旁边落了座。她在竖琴边站立片刻,以一种奇特方式,用右手作了一遍弹拨的动作,但未触动琴弦。后来她坐下来,猝然将竖琴揽向怀中,一面弹拨一面歌唱起来。

我不知道在她弹拨揉捻之间、在她的歌喉之中有一种什么东西,使我觉得这首歌乃是我一生听过或想像所及的歌曲中最超凡脱俗、尘世鲜见的。那首歌本身似乎有一种可怕的东西。仿佛那首歌从来不曾写出过,谱出过,而是直接发自她胸臆,是内心情感的迸发和宣泄;她的情感在那低低的声音中未得到充分表现,当一切都沉寂下来时,它又蜷伏起来。当她再次倚着竖琴,右手作弹琴状,却不拨动琴弦的时候,我呆住了。

又过了一分钟,下面发生的事才把我从如痴如醉的状态中唤醒:——斯蒂尔福思离开他的座位,走到她身边,愉快地用臂揽着她,说,“我说,罗莎,从今往后,我们可得相亲相爱了!”她给了他一巴掌,像野猫那样狂暴地把他推开,冲出屋外。

“罗莎怎么啦?”斯蒂尔福思老太太进来说。

“她作了一会儿天使,妈妈,”斯蒂尔福思回答道,“接着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算作补偿。”

“你可要小心，千万别招惹她，詹姆斯。你可别忘记，她的脾气越来越坏，经不起逗啦。”

罗莎再没回来，也没有人再提起她，一直到我同斯蒂尔福思到他房里道夜安的时候。那时，斯蒂尔福思把她大笑了一气，问我是否见过这样一个让人摸不透的怪人儿。我表示了我当时所能表示的诧异，问他能否猜出她突然大发雷霆的原因何在。

“哦，天知道，”斯蒂尔福思说道。“你可以说任何事都可以成其原因，也可以说没有任何原因。我对你说过，她把每一样东西，连她自己在内，都拿来磨，把它磨锋利。她是一种有刃儿的东西，你千万要小心。她永远是危险的。晚安！”

“晚安！”我说道，“我亲爱的斯蒂尔福思！明天早上，在你睡醒之前，我就走了。再见吧！”

他不愿意放我走，又像在我自己房间时那样，伸直两条胳膊，把两手搭在我的双肩。

“雏菊，”他含着微笑说道——“因为这不是你的教名，只是我最喜欢用来称呼你的名字——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你能把这个名字给了我！”

“哈，这有什么不能。”我说。

“雏菊，要是一旦有什么情况把咱们两个分开，你应当想着我那最好的一面哪，好啦，咱们一言为定。要是情况一旦把咱们两个分开，想着我那最好的一面哪！”

“在我眼里，斯蒂尔福思你无所谓最好的一面，”我说道，“也无所谓最坏的一面。我始终如一，在我心中爱慕你，敬重你。”

因为我一度冤枉了他（虽然只是一种不成形的念头），我心里万分悔恨，急于要向他坦白的話已经涌到嘴边。若不是我不情愿出卖阿格妮丝对我的信任，若不是我不知该如何启齿才不至于冒此危险，在他说“上帝保佑你，雏菊，再见！”之前，话早已冲口而出了。我一犹豫，话未出口；于是我们握手，然后分别。

我黎明即起，悄悄穿好衣服，朝他房间里瞅了一眼。只见他仍在酣睡，头枕胳膊，舒舒服服躺在那儿，就像我从前在学堂里常见的样子。

那时辰应期而至，而且来得很快，那时我几乎有点纳闷，不明白在我看他时，怎么竟没有什么事惊扰他的安睡。但是他像我在学堂时常见他的那样熟睡着——让我再想念一下那时的他吧——就这样，在静悄悄的晨光中，我离开了他。

——哦，上帝饶恕你吧，斯蒂尔福思！我永远再也没有以爱慕之心和友好之情握那只浑然不觉的手的时候了！永远没有那种时候了！

第三十章 失一故人

David Copperfield



我于傍晚到达雅茅斯，便去旅店投宿。我知道，佩戈蒂那个空余房间——为我预备的那个房间——即使那位伟大的、一切有生命之物都必须诚惶诚恐恭候的那位客人还没有驾临，很可能不久即会有人住了。因此，我先去了旅店，在那儿吃了饭，定下床位。

我十点钟走出旅店。许多商店铺户已经关门打烊，镇子上冷冷清清。我来到“奥默与乔姆商店”门前，只见百叶窗都关闭了，但是商店的门还敞着。我能看得见奥默先生全身的轮廓，他正在客厅门那儿吸烟，我就进了铺子，向他问好。

“哎呀！”奥默先生说，“你好哇？请坐，请坐——我希望，抽烟不至于妨碍你吧？”

“没关系，”我说。“我喜欢闻烟味儿——那可得上是在别人的烟斗里。”

“怎么，你自己不抽烟啊，呃？”奥默先生大笑着回答说。“还是不抽的好，先生。年轻人抽烟是一种坏习惯。请坐吧。我抽烟是为了治我的气喘。”

奥默先生给我腾出地方来，为我安放了一把椅子。这会儿又气咻咻地落了座，叼着烟斗呼哧呼哧大喘其气，好像烟斗供应他所必需之物，少了它，他就活不成。

“听到巴吉斯先生病重的消息，我很难过。”

我说道。

奥默先生一副从容镇定的面容望着我，摇了摇头。

“你知道他今天晚上的病情怎么样吗？”

我问道。

“要不是因为忌讳，先生，”奥默先生说，“这是我应当向你提出的问题呢。这是干我们这一行的人难以出口的事。如果有当事人病了，我们不便打听那个当事人的情况。”

我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难言之隐；虽然我进门的时候也曾害怕听到那种梆咄一梆咄声。然而，经他一提醒，我也就明白了，于是说，理应如此。

“是的，是的，你明白了，”奥默先生点着头说。“我们不敢打听。唉！

如果我们对当事人说，‘奥默—乔姆商店向你问候。你今天早晨——或下午，这要按情况而定——觉得怎么样啊？’你也就把当事人吓坏了。吃了这一惊，大多数当事人说不定就没个好了。”

奥默先生和我互相点头会意，奥默先生借助烟斗，气又喘得通畅了。

“干我们这一行的有很多忌讳，使得我们常常不能表达想要表达的关切，这就是其中一件，”奥默先生说。“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如果我跟巴吉斯先生相识四十年，路上碰见，也就跟相识一年一样，点点头罢了。但是我现在不能过去打听他怎样了。”

我觉得这使奥默先生很难过，也就把这意思告诉了他。

“我希望，我并不比别人更自私，”奥默先生说。“看看吧！我随时都可能断气儿，依我看，在这种情况下，我大概不会自私自利。我说，要是一个人知道他要断气儿，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像一副割破的手用吹风器那样断气，况且他又是个当了外公的人，他是不会自私自利的。”

我说：“绝对不会。”

“并不是我抱怨这一行，”奥默先生说道。“不是的。没有疑问，不管哪一行，都有好处，也都有坏处。我希望的是，当事人开朗达观一些才好。”

奥默先生脸上带着自鸣得意、和蔼近人的神情，吧嗒吧嗒抽了几口烟；然后接着他先前的话碴说：

“所以，要想弄清巴吉斯先生怎么样了，没别的办法，只有靠爱弥丽了。她知道我们的真实目的何在。她把我们看得像一群小羊羔一样，绝不会疑神疑鬼，大惊小怪。明妮和乔姆就是往那一家去了，就是去问一问爱弥丽（她下了工，就去帮她姨妈干点活儿），巴吉斯先生今天晚上怎么样了；要是你愿意等他们回来，他们就会把详情告诉你。你用点什么不用？喝一杯掺水橘子汁和甜酒怎么样？我自己就是就着掺水橘子汁和甜酒抽烟的。”奥默先生端起他自己那一杯说，“因为据说，这种饮料可以滋润我这讨厌的呼吸必经的通道。可是，哎呀，”奥默先生嚷声说道，“出毛病的不是通道呀！我对我的女儿明妮说，‘给我充分的呼吸，我自会找到通道的，亲爱的！’”

他的确没有余气可喘了，看他大笑的样子，真叫你心惊肉跳。待他喘过气来，可以给他讲话了，我便感谢他的好意，但是谢绝了他的饮料茶点，因为我刚吃过饭；并说，既然他好意款留，我就等他女儿和女婿回来。随后，我便问起小爱弥丽怎么样了。

“呃，先生，”奥默先生从嘴上移开烟斗，以便搓他的下巴，“我老实对你说，她要是完了婚，我就高兴啦。”

“这是为什么？”我问道。

“噢，她如今心神不定哪，”奥默先生说。“这不是说她不如以前好看啦，不，她比以前更好看——我向你担保，她比以前更好看了。也不是她干活没有以前干得好啦，不，她干得跟以前一样好。从前她一个人顶得上六个人，现在还是顶得上六个人。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她总是无精打采。我这么泛泛地跟你说吧，”奥默先生搓过一阵下巴，抽了几口烟后才接着说，“‘使劲儿拉呀，用力拉呀，一齐拉呀，伙计们！哟啦！’你要是明白我的意思，我就得说——泛泛地说吧——她缺的就是这个！”

奥默先生的面部表情和神态把他的意思表达得清清楚楚，我不由得点一点头，表示心领神会。我领会之迅速，似乎使他很开心，于是他接着说——

“喏，懂了吗，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她心神不定。下了工，我跟她舅舅、跟她未婚夫谈过很多；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她心神不定。你肯定不会忘记爱弥丽的样子吧，”奥默先生轻轻摇着头说，“她是个心肠特别慈爱的小东西。俗话说，‘猪耳朵做不成丝钱袋。’喔，我可不敢这么说。我倒是认为，你要是从小时候做起，是办得到的。她已经把那条旧船改造成一个家，先生，就连石头和大理石的房子都比不上呢。”

“我相信她确实那样做了！”

“我看见那个可怜的小东西怎样依恋她舅舅，”奥默先生说，“看见她怎样跟他难割难舍，一天比一天近，一天比一天亲，教你看着打心里高兴。可是，你要明白，凡是有这种情况，她心里一定有斗争。这种情况，为什么让它不必要地拖下去呢？”

我聚精会神听着那位慈祥的老人的话，也全心全意赞成他的话。

“因此，我向他们提到这一点，”奥默先生用一种轻快的、从容不迫的语调说，“我说，‘你们不要以为爱弥丽的学徒期是板上钉钉，动不得的。时间可以由你们定。她干的活比原先想的可就值多啦；她的学习也比原先想的快得多啦。奥默—乔姆商店可以把没满的期限一笔勾销。你们不愿意叫她受拘限，她就不会受拘限。如果她以后愿意做些什么小小的安排，比如说在家里给我们做点零活，那很好。如果不愿意做，那也很好。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会吃亏的。’因为——难道你还看得出来吗，”奥默先生用烟斗碰了我一下，说道，“像我这样一个连气都喘不上来的人，一个刚当了外公的人，还会跟一个像她那样蓝蓝的眼睛、像朵花儿似的小东西钉是钉铆是铆的较真儿吗？”

“绝对不会，我敢担保。”

我说。

“绝对不会！你说得对！”奥默先生说。“呃，她的表哥——要跟她结婚的是她表哥，这你当然晓得？”

“哦，当然晓得，”我说。“我跟他很熟。”

“你当然跟他熟，”奥默先生说。“噢，先生！她表哥看上去，有一份好工作，手头也宽裕。他听了我的话就很豪爽地向我道谢（他那态度，我必须说，使我很敬重他）。后来就去租了一座小房子，那房子舒服得人见人爱。那座小房子现在已经装修完毕，整齐干净，陈设齐备，就像一个玩偶之家；如果不是巴吉斯，可怜的人哪，病情恶化，我想，他们已经成为夫妇了。就是因为这个，他们的婚期才推迟了。”

“那么，爱弥丽呢，奥默先生？”我问道。“她是不是安心啦？”

“哦，那个么，你知道，”奥默先生又搓着他的双层下巴颏说，“自然是不能指望的。眼前看得见的变化和分离，可以说离她很近又很远，两种可能同时并存。巴吉斯一死，他们的婚事就不会拖了，要是不死不活的耗时费日，可就得拖下去了。总而言之，现在情况很难说，你明白啦。”

“我明白。”我回答。

“因此，”奥默先生说，“爱弥丽还是精神不振，心绪不宁；也许，总的来说，这种情况比先前更厉害了。她一天比一天依恋她舅舅，越来越舍不得离开我们这些人。我温言温语给她说上一句话，她就满眼泪汪汪；你要是见她跟我女儿的小女孩儿在一起，”奥默先生沉思着说，“哎哟哟！她对孩子那份亲热劲儿就甭提啦！”

我忽然想到何不趁这个难得机会，在他女儿和女婿回来打断我们的谈话之前，探问一下他是否知道玛莎的情况。

“喔！”奥默先生显出很沮丧的样子，摇着头说，“不好啊。境遇很凄惨，不管你怎么看。我从来不认为那女孩怎么坏。我不愿意在我女儿明妮面前提到她——因为她会立即阻止我——我也就从来不提她。我们家里的人谁都不提她。”

我正怀疑听到他女儿的脚步声，奥默先生就已经听到了，于是用他的烟斗碰我一下，并且闭起一只眼睛，作为一种警告。她和她丈夫随即走了进来。

他们报告说，巴吉斯的情况“要多糟有多糟”；他现在不省人事；齐利普先生刚才临走时在厨房里悲哀地说，就算把内科医士学会、外科医士学会、药剂师公会都召集起来，也无能为力了。齐利普先生说，那两个医士学会治不了他的病，而药剂师公会只会要他的命。

听到这话，又得知佩戈蒂先生也在那儿，我决定立刻到巴吉斯家里去。我向奥默先生和乔姆先生及太太道了晚安，就向那个方向走去，我这时的沉重心情竟使得巴吉斯成为一个与前大不相同的新人物了。

我在门上轻轻一敲，佩戈蒂先生便出来应门。一见面，他并不像我预料的那样吃惊。佩戈蒂下楼来的时候，我注意到她也是那样；并且从那以

后，我见她一直是那样。我想，在期待那种可怕的意外之时，一切的意外和惊奇都化为乌有了。

我与佩戈蒂先生握一握手，走进厨房，他在身后轻轻地关了门。爱弥丽正两手遮住脸，坐在火炉旁。哈姆就站在她身边。

我们说话都低声耳语；还不时侧耳听一听楼上有什么动静。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根本想不到有这种情况，现在倒觉得，在厨房竟然不见巴吉斯先生，真是奇怪！

“你太好啦，大卫少爷。”

佩戈蒂先生说。

“真是太好啦。”

哈姆说。

“爱弥丽，我亲爱的，”佩戈蒂先生轻声呼唤她。“瞧这儿！大卫少爷来啦！打起精神来，亲爱的！不跟大卫少爷说话吗？”

她身上那一阵颤抖，我现在还能看到。我触到她的手时那种冰冷感觉，我现在还能觉到。她的手惟一的活动，就是从我的手里抽回去。接着她便从椅子上溜走，悄悄走到她舅舅的另一边，默默地，依然颤抖着，伏在他胸膛上。

“一副软心肠，”佩戈蒂先生粗糙的大手抚摸着她那浓密的秀发说，“是经受不住这里的伤心事的。这在年轻人是很自然的。他们没见过这样的凶事儿，因此就胆怯，就像我抓只小鸟一样——这是自然的。”

她依偎得他更紧了，但是既不抬头，也不说话。

“天晚了，我亲爱的，”佩戈蒂先生说，“哈姆大老远的跑来接你回去。走吧，跟另一副软心肠走吧！怎么啦，爱弥丽？呃，我的宝贝儿？”

她的低语声我无由听到，但见他低下头听她说什么，然后说道——

“让你跟舅舅一块儿待在这里？我说，你真想这样么？跟你舅舅一块儿待在这儿，我的小乖乖？你丈夫，眼看就是你丈夫了，大老远跑来接你，可你要待在这儿？谁能想得到这个小东西会寸步不离像我这样一个暴风骤雨似的粗人呢，”佩戈蒂先生洋洋得意地望着我们两个说；“但是海水里的盐再多，也多不过她对这个舅舅的疼爱啊——这傻乎乎的小爱弥丽！”

“爱弥丽说的在理，大卫少爷！”哈姆说。“你瞧！既然爱弥丽想这么办，再说她又心神不定，有些害怕，那就让她在这儿待到明天早晨吧。我也留下来好啦！”

“那可不成，”佩戈蒂先生说。“你是个成了家的人——跟成了家没有两样——不该旷一天工，白白浪费一天时间。你也不能又照看病人，又干活，那也不是应该应分的。那不成。你回家睡觉去吧。我知道，你不必

担心这里没人好好照料爱弥丽。”

哈姆听从劝告，拿起帽子准备走了。就在他吻她的时候——我每次见他接近她，总觉得大自然赋予了他一颗高尚的灵魂——她似乎依傍她舅舅更紧了，甚至有躲避她未婚夫的意思。我随着他去关门，免得笼罩着整个房子的静穆气氛收到搅扰；我回来的时候，见佩戈蒂先生还在那里同她讲话。

“喏，我要上楼去，告诉你姑妈大卫少爷来啦，这消息会教她高兴一点呢，”他说道。“你可以在火炉边坐一会儿，亲爱的，烤一烤你那冰凉的手。你用不着害怕，也不要这么悲伤。你说什么？要跟我一起去？——好吧！跟我来吧——来吧！要是我被赶出家门，不得不躺在一条沟里，大卫少爷，”他带着不亚于刚才的得意洋洋的神气说，“我相信，她就会跟我一道去的，唉！不过，很快就要有另外一个人了——很快就要有另外一个人了，爱弥丽！”

后来，我上楼去，我从那个小房间经过的时候（里面黑咕隆咚），我隐隐约约觉得她在里面，躺在地上。不过，究竟是不是她，或是不是屋里纷乱的影子，我不得而知。

在厨房火炉前，我从容地思考美丽的爱弥丽对死神的恐惧——再加上默默先生对我说的话，我认为这才是她与从前判若两人的原因——在她下楼来之前，我甚至宽宏大量地原谅了这种怯懦：一面这样想着，一面坐在那里数时钟的滴嗒声，加深我对周围肃穆寂静气氛的感觉。佩戈蒂把我搂在怀里，一次次祝福我，感谢在痛苦中我给了她莫大的安慰（这是她的话）。然后，她呜咽着恳求我上楼去，她说巴吉斯一向喜欢我，钦敬我；在他陷入昏迷状态之前，时常念叨我；她相信，一旦他能醒过来，看我一眼准会提起精神，假如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教他提起精神来的话。

我见到他时，在我看来，他提起精神来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了。他躺在床上，脑袋和胳膊露出床外，那姿势很别扭，半截身子压在给他带来无数痛苦和烦恼的那只箱子上。我听说，当他不能爬下床来开、也不能用我见他用过的探条考察它是否安全的时候，他叫人把箱子搬到床边椅子上，从那时起，他就日夜搂抱着它。现时他的胳膊就放在那箱子上。时光和世界都从他身子底下溜走了，但是那只箱子依然在那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用了一种解释的语调）“那里面是破旧衣服！”

“巴吉斯，我亲爱的！”当佩戈蒂先生和我都站在床脚边时，她俯身在他上面，几乎是高高兴兴地说道。“我亲爱的孩子来了，把咱们撮合在一起的我亲爱的孩子大卫少爷来了，巴吉斯！替你传信的人哪，你知道。你



不跟大卫少爷说一说话吗？”

他像那只箱子一样，不能说话，没有知觉，他的形体从那只箱子上得到惟一的表现。

“他就要跟潮水一道去了。”

佩戈蒂先生用手遮住嘴对我说。

我的眼睛模糊了，佩戈蒂先生的眼睛也模糊了；但是我低声重复道：“跟潮水一道？”

“住在海边的人，”佩戈蒂先生说，“不到潮水快要退尽时不会死。不到潮水快要涨满时不会生——在满潮以前生不出。三点半退潮，平潮半个钟头。假如他活到潮水再涨的时候，他就能活过满潮，然后跟下一次的潮水一同去。”

我们留在那里，守候他，守了很久——几个钟头。我的在场，对于那种精神状态下的他，起了什么神秘作用，我不想故弄玄虚，耸人听闻；但是当他终于微弱地说起胡话来的时候，他所说的确确实实是关于送我上学的事。

“他醒过来了。”

佩戈蒂先生说。

佩戈蒂先生碰一碰我，怀着很大的敬畏感低声说道：

“他快要跟潮水一道去了。”

“巴吉斯，我亲爱的！”

佩戈蒂说。

“克·皮·巴吉斯，”他微弱地叫道。“天下没有比她更好的女人了！”

“你看一看！大卫少爷来了！”佩戈蒂说道。因为他这时睁开了眼。

我正要问他认不认得我时，他好像要向我伸出胳膊来，并带着愉快的笑脸清清楚楚对我说道：

“巴吉斯愿意！”

正是退潮的时候，他跟潮水一道去了。